



中国政府出版品国际营销平台·中国当代作家新作年选本

陶
纯
著



阿P正传

灵界奇遇

平平的世界


王凯的故事

汪家的宝贝

 中国言实出版社

陶纯中篇小说集

陶 纯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陶纯中篇小说集 / 陶纯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21.10
ISBN 978-7-5171-3854-9

I. ①陶… II. ①陶…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220360 号

陶纯中篇小说集

出版人：王昕朋
责任编辑：肖 彭
责任校对：朱 悦

出版发行：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100101
编辑部：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6号院B座6层
邮 编：100088
电 话：64924853（总编室） 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21年11月第1版 2021年1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10毫米×1000毫米 1/32 8.625印张
字 数：220千字

定 价：68.00元
书 号：ISBN 978-7-5171-3854-9



陶纯 本名姚泽春。山东人。先后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鲁迅文学院首届高研班。现居北京。著有长篇小说《浪漫沧桑》等6部，中篇小说30多部，短篇小说70余篇。曾两次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两次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以及《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中国作家》《小说选刊》《北京文学》等刊物奖；长篇小说《一座营盘》入选2015年度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2019年出版九卷本文集。

Tao Chun, with an autonym of Yao Zechun, was born in Shandong Province. He was graduated sequentially from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t the PLA Academy of Arts and the first Advanced Study Class at the Lu Xun College of Arts. He now lives in Beijing. He has written 6 long novels including "Romantic Vicissitudes of Life", and more than 30 novellas and 70 short stories. He was awarded twice the "PLA Literature Grand Prize", twice the national "Five One Project Prize", and other prizes issued by journals such as "People's Literature", "PLA Literature and Art", "Chinese Writers", "Anthology of Novels", "Beijing Literature". One of his long novels, "A Barrack", was selected to be in the 2015 annual ranking list by the Chinese Fiction Society and the "Annual Best Five Long Novels" by the journal "Dangdai Bimonthly". He had 9 collections published in 2019.

小说生来为人物（代序）

年轻时候喜欢过很多作家——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当代的……可以说出一长串，但是人到中年之后，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作家越来越少，真正喜欢的作品也越来越少。如果让我说二十世纪以来自己最喜欢的作家是谁，我会毫不犹豫说鲁迅；如果要我评选一百年来中国最出色的一部中篇小说，我会毫不犹豫选《阿Q正传》。

几十年来，记不清读过多少遍《阿Q正传》，每次都有新感慨、新感悟。慢慢就觉得，身边有不少人是阿Q，连自己都是。阿Q是一面镜子，照出人间众生百态。阿Q精神注定很难退出历史舞台，它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旁，而且在我们身体里面长久驻留，成为我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当然，随着岁月更迭、社会变迁，它还会以新的面目出现。由此，我想到了阿P，乃至阿S、阿D……于是斗胆尝试，在2020年上半年疫情期间居家不出，冒险写出这篇《阿P正传》。这是一篇向伟大的鲁迅先生致敬的粗浅小说。文中之意，这里不再多解。

在我眼中，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活在现实世界，生老病死，自然轮回；一种活在人的精神世界——这些便是艺术作品中虚构的人物，我们每个喜欢阅读的人都可以罗列出名著里面的不少人物名字，他们栩栩如生，风采各异，永远活在一代又一代读者心中。好的小说，必然由于里面有生动而鲜活的人物，否则很难成为好小说。所以，塑造人物是小说之本，小说生来为人物。如果你写的人物有一个被人记住，你就是个了不起的作家。

年少做学生时，不怎么喜欢鲁迅，因为尖刻难懂；走上社会，逐渐老去，却又开始喜欢鲁迅，因为深刻锐利，一针见血。这就叫少年不懂鲁迅，读懂已不再年少。

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形象已经存活了整整一百年，可能还会存活一千年。我摹写的这位阿P，如果五年之后还能有读者记得它，也就心满意足了。

本小说集收录的五部中篇小说，都是新近创作。我一直在军队工作，发表的作品中军事文学占大头，但是这个集子里的五部小说，全是非军事题材。以前出版过多部中短篇小说集，像这样完全与军事文学不沾边的小说集，于我还是头一回。这其中，《阿P正传》写人的劣根性在当下的种种表现，既与一百年前的老祖宗阿Q一脉相承，又有了新的延展；《灵界奇遇》写虚拟中的鬼魂世界，算是对活着之人的一种警示；《平平的世界》借一只宠物犬的视角，透视人的欲望之壑；《王凯的故事》从多个视角讲述人性的复杂与多变；《汪家的宝贝》通过一对父母为女儿找对象的经历，探讨当下人的自我捆绑与自寻烦恼……

我向来以为，作家写自己熟悉的生活，那是必须要坚持的，是一个作家的“基本盘”，但是这还不够，应当尽可能地拓展题材，到新的生活领域施展手脚，只有这样，才能在创作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这五部中篇小说，五种不同生活样式的呈现，权当自我的

一点儿小小突破与超越吧。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中国言实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正是由于他们的付出与努力，这部小说集才得以面世，更多的读者才得以读到它。

是为序。

陶 纯

2021年8月30日

北京和平村

目 录

- 1 | 小说生来为人物（代序）

- 001 | 阿P正传
- 052 | 灵界奇遇
- 101 | 平平的世界
- 177 | 王凯的故事
- 223 | 汪家的宝贝

阿 P 正传

第一章 序

我要给阿 P 做正传，这个想法已经有好多年了。但一面想做，一面又犹豫不决，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因为正像大文豪鲁迅先生所说：“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地不甚了然起来。”而现在终于忍不住要传阿 P，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

然而要做这一篇速朽的文章，才下笔，便又想打退堂鼓。先前我曾经给本市两位著名人士写过传，或曰报告文学——一个是赫赫有名的老板，龙城首富，我狠狠地颂扬他一番，当然也狠狠地“宰”了他一笔，哄得我老婆颇开心，一时不再说我这个作家“百无一用”；第二个是市里的一名老领导，他虽然退下来了，但尚能发挥余热，为他写完书，人家帮我家亲戚朋友办了一堆事情，让我很有面子。这个阿 P，要钱没钱，也不是什么领导，况且和我非亲非故——他活着时，我只见过他一面，没说上几句话，并不曾特别

留意他先前的“行状”——既如此，干啥非要为他写传，而且还要冠名正传，于我也是一时想不明白——或许我渐渐发现，他的某些“行状”，身边人不乏有，乃至我本人似乎也有。难道与这有关么？

这且不说，才要下笔，便发现困难和大文豪当年所遇差不多，什么文章的名目呀，立传的通例呀，乃至阿P的名字、籍贯什么的，都吃不准，对不上，拿不定。别的暂不提，单说名字，他活着时，人都叫他阿Pi，据说也有人叫老Pi，他死了后，没人再提起他。因之我这篇文章便面临着一个大大的难题：阿Pi——阿皮？阿邛？倘或是阿屁？抑或阿痞？……首先，我猜想，阿屁是断然不会的，我不能凭空糟蹋人家；听说他生前比较顽劣，会不会是阿痞？似乎也不大像，因为据说Pi是他的姓，不是名，那么阿皮或阿邛的可能性便非常之大，皮姓和邛姓百家姓里都有，生活中虽不常见，但也偶尔能遇到姓皮或者姓邛的同胞。然而到底是哪一个？一时又拿不准。我不想皮冠邛戴。当然，我可以深入生活，到他生前居所附近的派出所或街道办居委会调查采访一番，想想却又作罢，一则我不愿张嘴求人，二则怕麻烦，何必为这点事费脑筋呢？俗话说前有车后有辙，当年大文豪不是写过一个阿Q嘛，模仿他老人家一下又有何不可？虽有抄袭之嫌，但也不至于吃官司。于是便师出阿Q，略做阿P。这完全是盲从人家，自己也很抱歉，但大文豪尚且如此，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只希望将来北京大学的陈晓明先生及其弟子们，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线索来，但是我这《阿P正传》到那时却又怕已经被人忘了。

以上可以算是序。

第二章 南城名人

我们城市的南城区，有一条著名的街道——汉华街。猛一听这街道的名字，很高端大气上档次，它就该繁华。实则它著名，另有

原因——它是因脏、乱、差而出名的。这条街统共不过六七百米，而且还是条斜街，曲曲折折，坑洼不平，时常还有污水横流，臭气烘烘。它处于城市边缘，城乡接合部，三不管地带。以前这一带有几家工厂，像什么化工厂、化纤厂、纺织厂等，如今这些厂子早都没了，遗留下不少老旧小区，有的还是棚户区。街里面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私宅，当然更不缺少违建，致使道路越来越难行。十多年来，几次传言这一片要进行旧城改造，汉华街首当其冲，却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汉华街依然如故，而且似乎更古老了。城市的重点发展方向在北、东、西三面，南城的事不好办。

话说回来，我们龙城是有名的大都市，繁华的地方很多，有一两条这样的街道，并不会抹杀龙城的伟大成就。话又说回来，本片居民相信市里早晚会解决的，改造区区一条汉华街，还能算个事么？

这不，春天刚过，就又传来消息：市里责令区里，抓紧落实汉华街改造事宜。不久，区里和街道办来了人现场调研，一些居民过来围观，阿P就在里面，人们都不吭声，唯独他大着嗓门喊道：

“领导领导，啥时候搞拆迁？……政府不能光说不练，糊弄咱老百姓嘛！”

于是，有人跟着起哄。

“我们来察看卫生状况的，不管拆迁。”有人回答道。

来人看了几个地方，然后坐上车走了。人们散了。阿P颇觉无味，晃悠悠往家走，突然他灵机一动：刚才明明看到一辆公车前窗玻璃下面竖着一个蓝牌子，上写“南城区旧城改造指挥部”。这不明明白白告诉你，他们是管拆迁的嘛！

阿P乐了。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上面的话，你得反着听，他说不管这个，那就是管这个，旧城改造指挥部的领导来这里，还能有什么事？于是他暗自决定，一两个月之内，加盖两间房子。

阿P的家在汉华街的中间偏西部位，一个拐弯处。他住两间低矮些的灰砖房，虽然破旧一点儿，毕竟在大都市龙城有自己的住宅，而且还是独立住宅，比起那些在汉华街租住地下室的打工者来说，说它是“豪宅”，也无人来反驳。因此说起来阿P也算个成功人士。好像他无父无母，自由人士一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是何方人士，有何来头，何时住进汉华街，众邻居们都摸不清，他向来也不说，偶尔借着酒劲摆一回龙门阵，说他家原是北郊的，老房子被占，政府补贴了三套房，都在市里好地段，被亲戚们住着，唯独他发扬风格，住到这里来。

“这破地方！太差劲了！老子真不该来这里……”他愤愤地说。

“一有机会，老子就到市里住去……”他又说。仿佛这个地方是乡下。

有一次，借着酒劲，他还向邻居们透露说，他有个姑姑在美国纽约，嫁了个富翁，上几年他去探望过姑夫姑姑一次，感觉人家美国就是好。他总结道：

“有四好：空气好、食品新鲜、水好、人好有礼貌。哪像咱这里，你看这雾霾、这食品、这水，差远啦！还有咱街上这些人，随地吐痰、大小便，太没素质！”停了停又道，“我劝你们，找机会出去一趟，呼吸一下人家的新鲜空气。那才叫个爽！”

阿P说什么，邻居们皆不当回事，也不和他争，他喝了酒嘛，随他说去呗！他似乎也没有个正式职业，今天可能到这个工地干点杂活，明天可能到那个停车场帮人收费，后天又可能到另一个卖场帮人看货。好在如今只要你不懒，挣点吃喝钱没问题。阿P挣钱似乎不多，但生活质量却不低，三天两头下馆子，最爱去的地方是街西头化纤厂小区门口的夜排档，尤其夏天，几乎每天晚上都到那里喝扎啤、撸烤串。吃饱喝足之后，打着嗝儿、唱着曲儿往家走。

阿P嗓音还不错，音域宽厚，喜欢唱京戏，生、旦、净、末、

丑，什么角儿他都能对付几下子，有板有眼的，蛮像那么回事，最爱唱《玉堂春》《群英会》《空城计》《打金枝》《野猪林》《红灯记》等几个戏的著名片段。他还会拉几下子二胡，夏天的晚上，喝过扎啤撸过烤串，光着膀子摇着大蒲扇回家来，忍不住就摘下那把颇有年头的二胡，吹吹拍拍上面的灰，边拉边唱咿咿呀呀来两段。倘若天气好，时间尚早，他便提溜个小马扎出门，坐到路边自拉自唱一阵，往往引发邻居和路人叫好。

你们看，阿P吹拉弹唱几乎样样在行。此外他还具备我们很多人都有的优良品质，比如仗义执言、疾恶如仇、吃苦耐劳、助人为乐等，这就不一一赘述了。他堪堪可算是汉华街的“名人”，按照我们写典型人物的一般做法，总要“拔高”一点儿，那么称他为南城“名人”，也颇能说得过去。

初夏的某个晚上，阿P从夜排档那儿抚着肚子挪回家，想到即将到来的拆迁，他一高兴，拉起二胡，亮开大嗓门唱道：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凭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
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
算就了汉家业鼎足三分……

正唱得起劲，后墙上的小窗户“砰砰”响了，阿P不用看就知道，是对面的李刚从自家窗户里伸出拖把杆儿，在捣他的小窗户，间或还能听到叫骂声：

“阿P你个狗×的！还让不让老子睡觉……”

阿P两间小房子后边，紧挨着原先纺织厂的一栋四层宿舍楼，那楼老得不成样子，墙皮都掉光了，感觉随时要倒，阿P整天提心吊胆的。可还是有很多人住里面，李刚家离他最近，李刚家的一间

卧室正对着他后墙上的小窗户。此时李刚从家里探出身子又捣他窗户又大声叫骂，也不怕惊扰了邻居，这人忒没素质了。阿P不跟他一般见识，赶紧高唱了两句便收起二胡。

这李刚父母是纺织厂的退休工人，他老大不小了，正经事一点儿不干，就知道啃老，阿P实在瞧不起他。在汉华街，顶顶让阿P瞧不起的，也许就是这个老邻居李刚。李刚没啥本事，嘴巴还尖酸刻薄，得理不饶人，无理争三分，长成那个熊样，竟然还瞧不起阿P，处处跟他作对。前几年传言要搞拆迁，为了多拿补偿，汉华街不少临街户赶紧增盖房屋，没多久便雨后春笋般冒出不少简易新房。阿P当然也动了心思，别人能，为什么我不能？然而李刚却不干了，放出狠话：

“阿P，你今天盖，老子明天给你扒掉。看我敢不敢！”

“我盖我的，与你有鸟毛关系！”

“你加高，挡我家的光。”

“……我只加一层，盖矮点，行不行？”

“半层也不行！”李刚瞪着眼珠子，一点儿商量余地都没有。

“……多出来的面积，等补偿拿到，分你一点儿，行不行？”

“……多少？”

“……你说呢？”

“一半！”

这也忒狠了！阿P恨得牙根痒，但又没啥好办法，只得嘴上答应。但是他还没完，要求阿P先交两万保证金。阿P手头紧，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且还不知道啥时候真拆，这事暂且搁下了。

因为这事，李刚彻底得罪了阿P。以后阿P处处看不顺眼。李刚个头矮小，形象猥琐，尤其还是个秃头，平时戴假发，看上去特假，像茄子上头戴着只小草帽，真是越看越想笑。因此遇见李刚，阿P最爱说的前半句话是：

“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嘛……”

这会儿阿P听见李刚关上了窗子，他感觉肚子胀，灌下去的扎啤该找个地方出来了。前面忘了交代，阿P家没有卫生间，每每要到一百多米外的公共厕所去方便，大便没办法必得去，晚上放个水他就真没必要去了，自从李刚得罪他之后，他一般选择到自家后墙根下，也就是李刚家卧室窗下面解决。他认为，这并非自己没素质，而是李刚这种没素质的人逼他这样的。当然也要冒一定的风险，除了挨骂，有时候李刚还偷袭他，突然开窗探出木棍子捅他，或者是猛地泼出一盆洗脚水。

阿P光着膀子悄悄溜出门，悄悄绕到后墙根下，悄悄掏出家伙来——这时候却又突然清醒——马上要搞拆迁，何必再得罪他？于是又把家伙塞回，抬腿开溜。然而这时候突然窗子洞开，一盆热烘烘的酸臭水兜头泼向他，幸亏他有警惕躲得飞快，脏水只射了他一后背。

“阿P你个婊子养的……”李刚在里面怒骂。

“嘿嘿，李哥，刚才我没整出来，不信你看。”他走到自家屋山头，掏出家伙，把长长一泡尿往马路上扫射。

李刚还在骂个没完，阿P不愿惹他，想：“以后就整马路上得了，相当于下小雨嘛，防止起灰尘形成雾霾，也算为环保做贡献……”

第三章 续南城名人

这以后见了李刚，阿P就表现得比较谦卑，甚至还有点诚惶诚恐。偏偏这家伙对他待理不理，见了他鼻孔朝天，哼一声就过去，视他为无物。似乎他也知道拆迁的事，阿P有求于他，有意拿一把似的。

邻居们都知道，李刚没个正经职业，想干的时候就开上他那辆

破北京现代，到地铁口附近“趴”活——一个开“黑车”的不法分子，竟然也敢对自己亮鼻孔，这让阿P感觉很不舒服，很气恼。然而他没办法，谁让你跟这种人搭邻居呢？倘是碰到个好邻居，你不想加盖一层小房子吗？多大点事，搭呗！

尽管心里不舒服，阿P见了李刚，还是得笑脸相迎，掏出一包特意买来、自己舍不得抽的软中华，抽出一根献给李刚。李刚接过来，举到鼻端闻闻：

“我不抽假的。”

“联华超市买的，怎么有假？……谁还敢请李哥抽假的！”阿P急忙辩道。

“阿P，听说了吗？又要搞拆迁。”

“有点风声了！您看咱这破地方，拆迁改造，那是秃头上的虱子，明……”阿P吓了一跳——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平时说顺嘴，一时滑了口，硬没兜住。

愣了愣，他抬手抽自己一个大嘴巴，以示歉意。李刚没完，脸子登时拉下来，轻哼一声，伸手捋捋额上假发，不乐意了：

“阿P你个狗×的！”

李刚来了劲，每次两人交锋，只要阿P先服软，那李刚必然更来劲。

“李哥李哥……既然咱话挑开了，我劝您呢，不必自卑！”阿P嘴巴还是比较利索的，当下续道，“头上毛少的，这世上有很多大人物呢！您看那个列宁、蒋委员长、什么什么元帅、法国球星齐达内·齐达内、大明星葛优，还有好多好多，这叫聪明绝顶！您呀，我看将来也了不得，不信咱走着瞧。”

这话一说，李刚气消了大半，指点着阿P鼻子道：

“这还像个人话。您呀，小心点，地不平！……走啦，干活去！”李刚走到车那儿，钻进去，趾高气扬开走了。

阿P望着破车远去的背影，气得牙根疼。论相貌，谁都认为李刚和他不是一个档次，他身高接近一米八，黑发粗硬，面若银盘，浓眉大眼，高鼻阔口，看上去五大三粗，浑身有力，这样的相貌堪称堂堂！

当然，再漂亮的苹果都有疤，人吃五谷杂粮，缺点更难免，阿P不是圣人，自然也会有点小缺陷：他的右腿似乎比左腿略短一点儿，也就那么一丁点儿，走路不细看，看不出来，但是细看呢，又很明显，这使阿P颇有些烦恼，是他最大的软肋。李刚等不怀好意之徒，不看你优点，专盯你缺点，见了阿P，往往拿此取笑助乐，说什么“地不平”“肩不平”“怎么又斜啦”“拐来拐去”……让阿P难免有点泄气。但他每每想到李刚的秃、张瑞的瞎、黄平的聋、刘兴的拐、赵祥的猪八戒脸、宋伟的结巴（以上诸人皆为汉华街老居民），他又感觉自己颇有优势。一条腿短一点儿，实在不算个啥。他挖空心思去想世界上哪个大人物是瘸腿的，想得脑壳疼，但最后还是被他想起来一个：

“拿破仑！”

他得意地笑了。

有人说阿P这是学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P不这么认为，他感到“精神胜利法”那种东西颇有些过时了，那叫自欺欺人，自我麻醉。不过他还是从中汲取了先辈阿Q的某些营养，在此基础上理论创新，自创了一个“自我安慰法”，略做“自慰法”。现在阿P不想跟李刚计较，因为没办法，你现在求着他，你必须得装几天孙子，得想办法抬举他，哪天不需要了，再收拾他不迟。于是他心里愤愤地骂道：

“呸！你个秃头等着，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哪天老子再收拾你！”

他的火气顿时烟消云散了。